

試評劉以鬯的

「寺內」

迅清



「寺內」是劉以鬯的小說集，今年一月出版，列為幼雅期圖書之二六。「寺內」包括「除夕」、「赫爾滋夫婦」、「俯視」、「龍鬚髮與燕燕」、「第二天的事」、「時間」、「聖水」和「一個月薪水」。下輯有

三個中篇：「對倒」、「寺內」和「蟻蟻」。書前有關於作者的簡介及資料，是一本相當有份量的小說集。
上輯裏有三篇寫作方法比較接近的小說，那就是「動亂」、「鐘」和「龍鬚髮與燕燕」。三篇小說都是用片段的式去寫（用片段的方法，下輯還有「對倒」）。「動亂」寫一個動亂的經過，主要背景是一九六六年香港的暴動。作者不作正面的描述，而用旁觀的手法。作者分別透過吃角子老虎、石頭、汽水瓶、垃圾筒、計程車、報紙、電車、郵筒、水喉、催淚彈、炸彈、街燈、刀和屍體的去形容動亂的經過。每一個敘述者代表動亂中小小的主角，去看一件事。例如吃角子老虎被人破壞、火燒計程車、催淚彈爆炸等，作者很成功地襯托出一個動亂的場面。在「連串敘述」之後，作者再透過街燈的觀點去作一個全面的透視，是一篇手法新穎的小說。「鐘」是描寫都市的生活，作者用人物與物件的接觸去串連整篇小說。對於都市的生活，作者是很熟悉的，尤其熟悉香港這個社會。「鐘」裏描寫的人物都是很典型化的都市小人物。在香港的社會裏可以隨時隨地看到，好像描寫陳可期的生活：關心英鎊貶值，關心報紙的消息，關心電視的開播，對於一些生活考究的人，作者說「生活就是這樣的多姿多采，一若萬花筒的圖案」。描寫執手的時候又令我們看到一個執手的心態：「今天晚上，可以到香港會球場去看溜冰團了。」此外如「龍鬚髮與燕燕」，經史史香佛，穿迷你裙的年輕女人，經理歐陽展明，擺香檳煙的高佬李，生華佬羅眼等，都賦予一副鮮明的形象。不過「鐘」缺乏一個明顯的主題。由於「鐘」所描寫的祇是一些城市人物，而沒有一個貫切其中的意義，讀者除了看到城市人物的像走馬看花一個接一個之外，不知道作者所給子的還有什麼。「鐘」也有優點，例如題目便很有意思，結尾的省略號，有連續不斷的意思

，與題目互相關連。與「鐘」比較，「龍鬚髮與燕燕」便見出優秀。寫龍鬚髮的亞浩和寶燕燕的珠女同病相憐，便對她有好感；有一次飛仔調戲珠女，亞浩出手相助，同飛仔打暈，結果後來遭飛仔存報而後被刺死。同樣寫都市的對象，這篇便能夠突顯出人物的性格，例如寫亞浩和珠女二人的感情便很鮮明，寫亞浩對珠女的感情很生動。寫亞浩的感覺：「坐在熱浪裏邊是溫暖的，亞浩想，便很有味道。亞浩和珠女在小說裏描寫得很可愛，結尾亞浩的死亡，令人感到可憐。總括來說，三篇小說都有一個特點：有報導式的味道。其中有優點也有缺點。「動亂」成功在它內容的嚴肅，它的結尾：「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，這個世界的將來，會不會全部被沒有生命的東西佔領？」「鐘」的好處在於它描寫人物的成功，但失敗在於欠缺鮮明的主題。「龍鬚髮與燕燕」成功在於刻劃鮮明，人物生動。

「除夕」和「俯視」是上輯裏和其他短篇截然不同的小說。「除夕」寫的是舊曆年的末日。作者很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多日的場景，令人有一種壓迫的感覺，而在嚴冬的場景加入了一種悲劇的氣氛，更加強了小說的感染力。令人看後有深切的感受。作者在篇中運用幻想與現實的組合，例如寫寶燕燕看到美蘭的亭台樓閣，豪華的庭院，看到少年的自己，一幅幅過去的景象在眼前出現，現實與幻想混合在一起，構成小說的悲劇氣氛。寫到寶燕燕焚燒文卷，因為他想到結局太悲慘，所以把一份份結局。焚去之後，他的內心頓快了很多，在不知不覺之間離開人世。全篇對於一個多日的家內時刻刻劃得很成功。古往今來一切創造文學與藝術者的內心掙扎，在小說裏完全可見。學與藝術者的內心掙扎，在小說裏完全可見。「除夕」氣氛營造之妙，尤為罕見。「俯視」寫一個遠地回來的男子在塔頂回憶過去的往事。時間的消逝令他懷念愛人自殺的經過。小說交替描寫過去與現在，生動地展示在讀者面前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：「除夕」和「俯視」同樣塑造了沉重的壓迫力。

上輯還有其他的短篇，大多數是描寫現代都市的人物和遭遇。「吵架」一篇，作者單篇寫吵架後屢屢的情況，破爛的家具和裝飾，側面襯托吵架的激烈。作者除了側面描寫之外，中間還加入劇烈的成份：「餐桌上有一個沒有玻璃的照相架。照相架裏的照片已被取出，那是一張十二吋的雙面照，撕成兩邊，一邊是露齒而笑的男人；一邊是露齒而笑的女人。」用撕開的照片對比露齒而笑的人，便很有諷刺的味道。「赫爾滋夫婦」寫一對猶太夫婦的生活，寫他們的遭遇，最後赫爾滋先生在街頭行乞，他的太太出賣肉體。但有一點令人不明口的是：為什麼那對猶太夫婦始終找不到工作呢？「時間」一篇寫一對夫婦起時間到碼頭的故事。可以說，這是一個很生活化的小說，作者寫出它的氣氛。但「時間」一篇有它的缺點，它的缺點在於結尾的失敗。我們看到，整篇小說寫得很好，尤其在組織方面，很能夠刻劃出時

間的重要性。最後主角夫婦趕上船，原因是「這一班的水翼船遲了兩分鐘開出。」作者好像故意安排主角夫婦上船而解釋這個理由，但由於解釋得很牽強，反而覺得是失敗的地方。
「聖水」和「一個月薪水」同樣是寫兩個老婦人的故事。「聖水」寫一個迷信，對一種信仰的執著；她不信醫藥，卻信聖水能治病，結果弄至孫兒病得奄奄一息。「一個月薪水」寫一個服侍了傭主多年的二婆，被辭退的故事，表現了小人性的悲哀以及人性的冷酷。篇裏也有可愛的人物：雖然二婆被辭退，但她還顧及主人的身體及生活。結尾二婆轉向貨車，令人更加有深切的感受。
「第二天的事」和「對倒」若筆在於人物的內心和意識方面，是屬於意識流小說。「第二天的事」是說一個男子去拜訪在舞會裏結識的女孩子而在旅途中的心理狀態。這篇小說成功的地方在於過程的鋪排和心理的描寫。小說有濃厚的現代色彩。小說刻意的地方，不在拜訪的過程，拜訪的過程並不重要，而着意在過程中穿插的心理狀況。從主角的裏去着事物，反映出主角的心理，這就加強了小說的感染力。小說的結尾給主角一個突然的打擊，是一個很出人意料的。對倒」是「對倒」的兩個人的故事，兩個不同的人物：一個是年紀不少的浮子白，一個是少女亞香，以他們的動態及內心思想作對照。浮子白和亞香是一個很長的對比，作者從兩人的心態寫出他們所見所想。兩人所見所聞的互相交疊：例如浮子白在餐廳裏看見他的妻子，在亞香排隊買戲票的時候再次出現；又如亞香看見「一個年輕男子，瘦瘦高高，長頭髮，小伙子，穿一條「避意牌」的牛仔褲，右手插在褲袋裏。褲子是藍色的。褲袋卻是紅方格的……用牙齒咬着一枝細長的香煙。」，後來浮子白坐在餐廳裏再次出現。最後作者巧妙地安排浮子白在戲院裏與亞香並排而坐。戲院裏，亞香和浮子白又再次分開，一個向南，一個向北。結尾他們在夢裏又再巧妙地碰在一起，巧妙地分離，用麻雀家微淳淳子和亞香：「兩隻麻雀同時飛起，一隻向東，一隻向西。」整個故事的結構相當好，人物的塑造及描寫得很鮮明。作者在本篇裏又再次顯現他美妙的技巧，相信描寫現代都市人物的小說，「對倒」是很成功的一篇。
比較起來，「寺內」一篇就比較缺少一種自然的痕跡。「對倒」一篇人物和內心的交疊，完全表現得流暢和自然，「寺內」就顯得太多雕琢成份在內。「寺內」以西廂記——張君瑞和崔鶯鶯的故事，貫輸以現代的精神去寫（關於用現代技巧表現古典的題材，較近的就有一張素蘭的「天龍星落草」，寫的是宋江殺閻婆惜）。「寺內」的表達形式太過刻意，有些地方顯得生硬和不成熟。不過在嘗試的觀點去看，作者也許要創造一種新的形式，去表達一

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九日